

資治通鑑考異

一
函
十
冊

函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九

讀殿學兼翰林學士中大夫提舉貢舉崇福宮桂國河內郡開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司馬光奉

勅編集

長沙胡元常彝甫審校

唐紀一

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王世充與李密戰大敗

隋書北史李密傳曰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眾以擊密密出擊之官軍稍卻自相陷溺者數萬人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

胡本走作趨

河陽其夜雨雪尺餘眾隨之者死亡殆盡王世充傳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蒲山公傳曰世充移營就洛水之北與密隔洛水以相望密乃

築長城掘深塹周迴七十里以自固十五日世充與密戰於石窟寺東密軍退敗世充渡洛水以乘之逼倉城爲營塹密縱兵疾戰世充兵馬棄仗奔亡沈溺死者不可勝數密又令露布上府曰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北偷入月城其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辯才等又於倉城北偷渡水南敢逼城渫河洛記曰十六日充與密戰於石窟寺東又曰其夜遇風寒疾雨士卒凍死十不存一充脫身宵遁直向河陽餘如蒲山公傳略記曰辛酉王世充等胡本無等字移兵洛北仍令諸軍臨岸布兵軍別造浮橋橋先成者輒渡旣前後不一而李密伏發我師敗績爭橋赴水溺死者什五六雜記曰十二月越王遣太常少卿韋霽等率畱守兵三萬並受世世原誤出充節度又曰王辯縱等敗眾軍亦潰爭橋赴水死者太半王辯縱等皆沒唯世充敗免與數百騎

韓大通城敗兵得還者於道遭大雨凍死者六七千人世充停
畱大通十餘日懼罪不還十四年正月越王遣世充兄世惲往
大通慰諭赦世充喪師之罪按李道玄勸進於李密表云于時
律始太族胡本族作族未宜靈霖而澍雨忽降凍殍將盡今參取眾
書日從蒲山公傳雨從河洛記

乙丑隋段達等拒密於上春門軍潰聿津死

隋書列傳不言戰日蒲山公傳此戰在四月九日略記亦云四
月乙未李密率眾北據邙山南按上春門段達聿津等胡本無等字

出兵拒之兵未交而達懼先還入城軍遂潰亂乙未二十一日

也今據河洛記正月十九日世充又與密戰於上春門外聿津

沒焉又二月房彥藻與竇建德書亦云幕府以去月十九日親

董貌虎西取洛邑其蒲山公傳四月己後月日與事多差互不

合今日從河洛記事從略記及隋段達傳

竇建德等奉表於密勸進

河洛記云盧祖尚亦通表於密按祖尚本起兵爲隋事恐不爾
今不取

三月以齊公元吉爲鎮北將軍

創業注改太原畱守爲鎮北府在去年十一月己巳蓋因元吉
進封齊公言之耳今從實錄

隋煬帝欲都丹楊

大業記云帝欲南巡會稽今從隋書

字文化及智及等謀弑煬帝

蒲山公傳曰趙行樞楊士覽以司馬德戡謀告化及化及兄弟
聞之大喜因引德戡等相見士及說德戡等曰足下等因百姓

之心謀非常之事直欲走逃故非長策德戡曰爲之柰何士及曰官家雖言無道臣下尙畏服之聞公叛亡必急相追捕竇賢之事殷鑑在近不如嚴勒士馬攻其宮闕因人之欲稱廢昏凶事必克成然後詳立明哲天下可安吾徒無患矣勲庸一集公等坐延榮祿縱事不成威聲大振足得官家膽懾不敢輕相追討遲疑之間自延數日比其議定公等行亦已遠如此卽去住之計俱保萬全不亦可乎德戡等大悅曰明哲之望豈惟楊家衆心實在許公故是人天協契士及佯驚曰此非意所及但與公等思救命耳革命記曰帝知歷數將窮意欲南渡江水咸言不可帝知朝士不欲渡乃將毒藥醞酒二十石擬三月十六日爲宴會而酖殺百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乃陰告之而事泄爲此始謀害帝以免禍並是兇逆之旅妄構此詞于時上下離心

人懷異志帝深猜忌情不與人醢若不虛藥須分付有處遣何
人併醢二十石藥酒必其酒有酖毒一石堪殺千人審欲擬殺
羣僚謀之者必有三五眾謀自然早泄豈得獨在南陽只是虔
通等胡本無等字恥有殺害之名推過惡於人主耳隋書化及傳云
化及弑逆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
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南陽公主傳責士及云
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舊唐書士及傳云化及謀逆以其
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按士及仕唐爲宰相隋書亦唐初所胡本無所
脩或者史官爲士及隱惡賈杜二書之言亦似可信但杜儒
童自知醢藥酒爲虛則南陽陰告之事亦非其實如賈潤甫之
說則弑君之謀皆出土及而智及爲良人矣今且從隋書而刪
去莊桃樹事及南陽之語庶幾疑以傳疑

獨孤盛拒戰爲亂兵所殺

蒲山公傳裴虔通於成象殿前遇將軍獨孤盛時內直宿陳兵廊下以拒之詔曰天子在此爾等何敢兇逆叱兵接戰兵皆倒戈虔通謂盛曰公何暗於機會恐佗人以公爲勳耳盛叱之曰國家榮寵盛者正擬今日且宿衛天居唯當効之以死注弦不動俄爲亂兵所擊斃於階下略記曰詔旦諸門已開而外傳叫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唯開正東一門而驅殿內執仗者出莫不投仗亂走屯衛大將軍獨孤盛揮刀叱之曰天子在此爾等走欲何之然亂兵交萃俄而斃於階下今從隋書亦采略記

令狐行達縊殺煬帝

蒲山公傳河洛記皆云于

胡本于作于

洪達縊帝今從隋書及略記

沈灋興舉兵以討宇文化及爲名

太宗實錄舊唐帝紀二月灋興據丹楊起兵按灋興起兵討化及當在弑逆後

四月世子建成等還長安

創業注在三月今從太宗實錄

王君廓降

太宗實錄曰王君愕邯鄲人君廓寇略邯鄲君愕往投之因爲君廓陳井陘之險勸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歸順拜大將軍與君廓事皆出太宗實錄而不同如此今據高祖實錄稱李密將王君廓降從君廓傳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

創業注此詔在四月今從實錄

七月隋元文都等謀誅王世充

河洛記初元文都欲自爲御史盧楚已

胡本已作等

爲宣詔王世充

固執以爲不可乃止文都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世充是

原

誤走

外軍一將非畱守達官比者領軍屢爲犇徙吾方卹外姦且

從捨過翻更宰制人事跋扈縱橫此而不除恐爲國患文都曰

未可卽殺且欲當朝上奏御前縛之鑕繫於獄楚曰善文都懷

奏入殿臨欲施行趙季卿私告之世充遂犇含

含原誤合

嘉以作亂

是時宮中亦遣使傳報世充爲皇姨故也初世充妻蕭氏早亡

後有胡氏者復在江都皇泰主乃以皇姨嫁之至是爭權遂起

兵馬文都等令趙方海於

胡本無於字

前後追世充世充乃託疾不

受召按世充正爲與文都爭李密事相誅耳恐事不因此今不

取

九月王世充與李密戰牽貌類密者過陳前

革命記曰世充先於眾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李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充佯不信遣眾共看咸言是密頭也遂於城下勒兵擲頭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今從壺關錄

乙卯薛仁果遣高墪僞以城降

實錄云乙卯宇文歆攻高墪城下之今從劉感傳

件士政劫常達降薛仁果

新舊唐書皆云薛舉遣件士政僞降達士政劫達以見舉據實錄薛舉前已死此月達再擊仁果及士政劫達皆有日月今從實錄

李育德以武陟來降

舊唐書高季輔傳云與李厚德來降按以武陟來降

胡本降下有者字

乃育德非厚德也

劉蘭成破臧君相

舊書作劉蘭云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歸之革命記序其事頗詳今從之

十一月李軌稱帝改元安樂

按軌傳云軌稱涼王卽改元安樂今據實錄

遣李密詣山東

高祖實錄未幾聞其下兵皆不附王

胡本王下有世字

充令密收集餘

眾以圖洛陽密言於高祖曰臣入朝日淺不願違離又在朝公卿未甚委信願得陛下腹心左右與臣同去高祖曰朕推赤心於人終無疑阻但有益國利人卽當專決今從蒲山公傳

王須拔中流矢死

革命記云須拔

拔原誤收

眾散犇突厥厥以爲南面可汗今從唐書

十二月堯君素守河東帝遣龐玉等詣城下爲陳利害

高祖實錄云令宇文士及爲陳利害按宇文化及爲竇建德所擒士及乃自歸於唐實錄誤也今從隋書

君素射其妻應弦而倒

實錄云妻號慟

慟原誤動

而去今從隋書

以羅藝爲幽州總管

創業注藝以武德元年二月降舊云二年新書云一年皆誤也

今從實錄

李密叛盛彥師斬之

河洛記密因執驛使者斬之曉入桃林詐縣官翻據縣城中驚

悸莫敢當者驅掠畜產趨南山時右

胡本右作左

翊衛將軍上柱國

太平公史萬寶在熊州既聞密叛遣將劉善武領兵追躡善武

兄善績往在洛口爲密所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密十日十

夜倍道兼行百方羅捕無暫休息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

相及連戰轉鬪一步一前驅密於邢公山與王伯當死之今從

實錄及舊書

高開道自稱燕王改元始興

實錄唐書皆無開道年號柳璨

璨原作粲

注正閏位歷云

胡本云誤六

年

號天成李昉歷代年號亦如之宋庠紀年通譜武德元年開道

年號始興云出歷代紀要錄此號未知孰是今從紀要

二年正月隋張鎮周

高祖實錄作鎮州今從隋書陳稜傳

閏月竇建德斬字文化及

隋書云載之河閒斬之唐書云至大陸斬之河洛記云建德將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尙爲隋守建德因其
迴兵欲攻之營於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
令數其罪并二子一號魏王一號蜀王同時受戮按蜀王乃士
及所封今不取

建德以崔君肅爲侍中

革命記作君秀今從舊建德傳

許紹來降

舊書傳云世充篡位乃來降按世充篡在四月實錄紹降在此
今從之

王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程知節來降

河洛記二月王充

胡本充上有世字

將兵圍新安將軍程咬金帥其徒

以歸義按新安乃穀

穀原誤穀

州也而梁載言十道志九曲在壽安

壽安乃熊州也或者世充亦寇熊州乎

突厥始畢可汗卒

高祖實錄六月己酉始畢可汗卒疑遣使告喪月日也今從舊

書本紀列傳

六月姜寶誼李仲文爲劉武周所虜

舊裴寂傳云寶誼仲文相次陷沒按實錄二人敗處皆在雀鼠
谷賊將黃子英陽不勝以誘之遇伏而沒事迹並同必一時共

戰皆

皆原誤

被擒耳

八月丁未竇建德陷洛州

實錄作甲子蓋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

九月己巳建德陷相州

實錄作庚辰蓋亦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

裴寂言劉文靜

高祖實錄唐書唐厯等皆以文靜之死由於裴寂今據實錄裴

寂

胡本裴寂二字在六月下

此年六月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此月

丁丑爲

爲原誤與

宋金剛敗於介州去文靜死纔七日此時不當在

京師實錄曰高祖低回者久之蓋寂未行時先有此言高祖未

忍殺至是乃決意耳

庚寅竇建德陷趙州

竇建德陷趙州後唐書卷四十四